

素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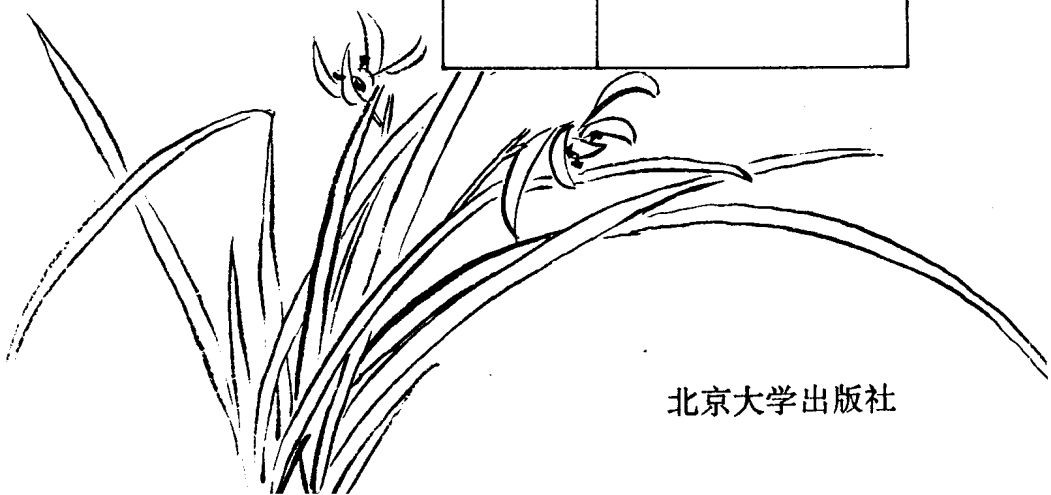
张寄谦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素
馨
集

紀念邵循正先生學術論文集



北京大學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 号

已故邵循正先生(1909—1973)是海内外著名的蒙古史、元史和中国近代史学家。为了表彰邵先生在上述各个领域里的学术成就,曾经师从邵先生的国内外部分有成就的学者,各就自己所长撰写论文,合成本集。内容涉及蒙元史、中国近代史,尤以探讨清代洋务运动、近代化进程、留学浪潮以及清末民初的革命运动的课题为多。

素 馨 集

张寄谦 编

责任编辑:刘 方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6.625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301-01973-4 / K · 144

定价: 15.90 元

序

人们经常把无私奉献的先行者比喻为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邵循正先生的一生正是这样。邵先生既善于以自己的不懈探索启迪学生选择得当的研究方向，又善于根据学生特点引导其寻觅蹊径迅速登堂入室。一批批学生的成长，是他不惜心血认真栽培的结果，也正是他燃烧自己照亮后来人的体现。

邵循正先生(1909—1973)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十年浩劫之始，他不过五十七岁，正当他准备引领学生在学术上进一步有所作为的时候，他被迫离开了讲坛。此后，他不仅被迫虚耗岁月，而且，身心备遭摧残。他不幸赍志殁世时也不过六十四岁。他走得太早了。这使人们，特别是他的学生们，一想起来，就感到无限惋惜和莫大悲痛。如果天假以年，这位具有睿见卓识的渊博学者必将在学术研究和教育学生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论文集的作者是受业于邵先生时间较长的一些学生，包括海外留学生。大部分是邵先生原来的研究生和助教。最早的是抗日烽火中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学生，最晚的是十年浩劫前夕受教于邵先生的末届研究生。邵先生的学生是很多的，现已分散各地，有的远在海外，有的本身就是外国留学生。邵先生可以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了。现在为条件所限，我们只联络了平日接触较多的邵先生的一些学生，集合了近年各自研究的一点成果，刊布出来，借以反映邵先生毕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影响所及的一些侧面。

时间不能冲淡我们对邵先生的景仰。素馨一束，谨献给邵循

正先生,表示学生对敬爱的老师的深深怀念。

本书书名承周一良先生题签,谨此致谢。

1989年9月

1992年9月1日邵循正夫人郑逊女士猝然逝世。女邵瑜检出残存的邵先生生前所写卡片及零星札记付我。有关中国近代史者,则为1964年邵先生讲授“晚清政治”一课时所编资料的油印稿及底稿(1861—1884)。有关蒙元史有残稿一篇,系邵先生另一篇据布洛舍(E. Blochet)刊本的刺失德丁波斯文《集史》(Djami-el-tevārikh)的译释稿,《成吉思汗子窝阔台合罕纪·弁首》。现据原稿录出^①,刊于《素馨集》首篇。

张寄谦

1992年9月

^①另两篇《集史》译释残稿,《忽必烈汗纪》(下)和《铁木耳合罕纪》,由张广达过录已刊于《邵循正历史论文集》,页66—85。

刺失德丁《集史》三卷,中译本已于1985年由余大钧、周建奇据前苏联科学院1960年俄译本译就出版,书名《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我逐句核对了邵残稿部分两者译文,深感中国蒙古史学者研究功力的深厚渊博,益感邵先生未能继续蒙古史研究以及不幸过早谢世的损失。

目 录

序	1
---------	---

刺失德丁《集史·成吉思汗(Čingiz-Khan)子窝阔台

(Ūgatai)合罕纪弁首》译释(残稿) 邵循正 1

蒙元时期大汗的斡耳朵 张广达 16

《元史》纂修杂考 方龄贵 36

读刺失德丁《史集》第二卷札记 周良霄 82

清代高山族研究 田珏 韩恒煜 93

再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林华国 129

编撰《晚清史》的总体思考 李时岳 146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 沈传经 165

早期的港英警察 余绳武 190

左宗棠洋务思想辨析 王天笑 207

福州船政局的技术引进(1866—1912)

..... (法)巴斯蒂(M. Bastid) 236

从轮船招商局早期历史看官督商办的

两个形态 (美)刘广京(K.C.Liu) 258

中国军事近代化研究 赵 清 290

丁日昌与晚清教案 赵春晨 319

德国与义和团运动	丁名楠	332
开拓与奋进:孙中山政治生涯的历程	张 磊	344
留学浪潮与中国民主革命	戴学稷 徐如	353
清末四川矿权收回的经过	何玉畴	399
辛亥革命前夕的福建社会	范启龙	417
论民初时期革命党与会党的关系	蔡少卿	456
蔡元培的“社会主义”观	张寄谦	473
 附录		 489
邵循正先生传略	张寄谦	489
忆父亲	邵 瑜	503

刺失德丁《集史·成吉思汗
(Čingiz-Khan)子窝阔台(Ūgatai)
合罕纪弁首》译释(残稿)

邵循正

《窝阔台合罕纪》共分三卷

凡专属(m[lkh̥s̥uṣ^①)於其本人之事迹及与其朝政有关持平仁恤之言(aqvāl)行(af'al)——举凡未见于其父及诸兄弟以及他人之纪传中者,将悉纪之,便读者观览焉。列此纪于其诸兄若朮赤(Jūči)若察合台(Čağatai)二纪前者,盖以其为成吉思汗之“皇嗣”(vali'i'ahd),

正按:蒙古诸皇子,汉籍通称为太子^②,即世祖朝亦然。(岑仲勉:《蒙古史札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卷,第4期。谓世祖朝真金而外,诸王无太子之称,非是,细读《元史》各传自知。)故特通译“皇嗣”,不用太子之称。且为合罕,銜承成吉思汗之大统,故接纪之。

①原稿此字脱落一元音。录文内的拉丁化波斯文,均经张广达校正,王小甫亦予协助。

②录者按(所有脚注,均为录者按,以下不再说明):《元史》本纪自太祖成吉思汗迄世祖忽必烈,对可汗诸子均称“皇子”,未称“太子”。

第一卷 纪其肇生之绪，叙其诸可敦之事迹及其子孙世系 (šu'ab-i farzandān-iū) 以迄于今。详其情状，并著其世系表 (jadval) 云。

第二卷 纪其为世界共主 (zamān padšah) 之一朝事迹——其御极时诸可敦、诸宗王 (šahzādīg-ān)、诸大臣之情状及其战伐之伟功。

第三卷 纪其性情品德。著其嘉言懿行。其当时事故前两卷所记及他书他人所未详者，皆录之，以存其真云。

第一卷 纪其肇生之绪，叙其诸可敦之 事迹及其子孙世系以迄于今。 详其情状并著其世系表云。

窝阔台合罕，成吉思汗第三子，其可敦孛儿帖夫人 (Bürteh-fūjin)^① 所出。可敦生五子五女，宏吉剌 (qūnqirat) 部特那颜 (Dai-nōyān 即《元史》特薛禅) 之女也。合罕诸兄弟姊妹，前已见于成吉思汗纪矣。窝阔台原名〔……〕，以其不喜此名，后乃更名窝阔台，其义“高上” (‘urūj) 也。体修长，以机智 (‘aql)、才能 (kifāyat)、周思 (rāy)、多略 (tadbīr)、庄肃 (vaqār)、仁恤 (javānmardi)、平允 (‘adl-gustari) 著称。惟耽乐嗜酒，以故成吉思汗辄召 (bāz-khwāst) 而训斥之。成吉思汗熟察诸子之品性，知各处以所宜之事。惟合罕大位应孰归则踌躇不决 (taroddudi dašteḥ)，思以予窝阔台，然时 (gāhi) 又思以予幼子拖雷 (Tūlūi)。

①邵先生所译《〈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一文，将窝阔台生母名字译为孛儿台夫人 (Būrta-fūcin)，见《邵循正历史论文集》，页 3。

照蒙古习惯(‘adat u rasm-i Muğul), 自昔以来, 父之份地(yūrt)及其主要住处(maqām-i aṣli)家宅(khāneh), 虽(agar-chi)皆当以予幼子, 然(成吉思汗)卒谓“大位之事艰钜(kār-i muškil ast), 应以属窝阔台。今如是决定, 凡属于我之“分地”(yūrt)、家宅、

正按: yūrt 突厥语。(《集史》常以代当时蒙语之 ulus 兀鲁思^①)

财物(amval)、珍宝(khaza’in)、军队(laškar)皆以予拖雷”。每与诸子谈论及此, 诸子见其父之意已决, 皆无异议, 金赞此事(taqvayat-i ān mi-kardand)。最后(成吉思汗)突病(marzi tāri)于唐兀(Tangqūt)之地, 乃命以窝阔台为“皇嗣”, 以合罕大位(takht u qāāni)付之(muqarrar dāšt), 并申命(niz… rāhi mu’aiyan kardānideh)于诸子言: 凡欲求(……)者可问朮赤; 凡欲知道理(yūsūn 蒙语。《元朝秘史》“约速”偶译“道理”)、礼仪(ādāb)、宝训(bilik-hā)者, 可赴察合台处; 凡欲求赐赉济恤欲得财物资助者, 可听命于窝阔台; 欲建立功名(šajā’at u nām-āvari)、破敌(laškar-šikani)、灭国(mulk-giri)、略取天下(jahān-gušayi)者, 可隶附于拖雷。以此遍告诸宗王(pisar-ān)、诸大臣及诸军。如前成吉思汗纪所纪, 以及诸子纪传中所言云。

记合罕之诸可敦与诸妃子(qumāi-ān)

窝阔台合罕有可敦甚众, 妃子六十人。然其可敦尊崇而显著者共四人。其第一可敦曰孛剌合真(Bürāqjin)(……)部(……)之女, 为众可敦之长。

正按:《元史》一〇六后妃表“正宫孛剌合真皇后”。

第二可敦脱列哥那(Tūrāganeh)

正按:译名从《元史·后妃表》及卷一一四《后妃列传》。

①此句曾经划去, 与其他涂黑删节不同, 故以括号标明。

《秘史》卷八作朵列格涅(Dörägänä);《元史》通称为乃马真六皇后^①;后妃表又复出为“秃纳吉纳(Tunagina)六皇后”。

兀洼惕篾儿乞(ūhāt-markit)部人。

正按:《秘史》称此部为“兀洼思篾儿乞惕”(u'as märkit 见卷二,页48)或“豁阿思篾儿乞惕”(卷七,页45)。《集史》此处以-t(蒙古复数语尾)代-s。

据传闻之说,可敦原为兀洼惕篾儿乞部长答亦儿兀孙(Tair-ūsūn)之妻。后其夫被杀,己身被擒,窝阔台合罕纳之。

正按:《秘史》(卷八,页1)言:“既灭篾儿乞惕,於脱黑脱阿(Togto'a,兀都亦惕篾儿乞惕部长)之长子忽都(qudu)之两妻秃该(Tügäi)朵列格涅(Dörägänä)二人中,以朵列格涅与斡歌歹合罕(Ögädäi-qaqan)”,较可信。

先是答亦儿兀孙曾以其女忽兰(qulan)可敦献成吉思汗。

正按:《秘史》(卷七,页45)与此同。后妃表忽兰皇后。另说与此稍异,谓可敦虽出此部,然非答亦儿兀孙之妻。此可敦貌不甚美,而性极专横,于下文贵由汗(Kuyük-Khān)纪中详之。后主政多时,不敬守成吉思汗之训(vasiyat),不听诸宗王(āqā u ainī,诸兄弟)之言。于是诸宗王与成吉思汗之子孙(ürüg,《秘史》“兀鲁里”)皆怀异志(bülqāq andākht)如贵由汗纪所言。(……以下原阙)。

纪窝阔台诸子

窝阔台合罕有七子,其最长(buzurgtar)五子皆脱列哥那可敦所生。其余二子为妃子(qumāi)所出。今备记此七子以及其子孙

^①《元史·后妃传》卷一一四,“太宗昭慈皇后,名脱列哥那,乃马真氏,生定宗”。后妃传仅列昭慈皇后一人并名字,无六皇后字样。(据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缩印本,下同,页871)。《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记有“脱列哥那六皇后,乃马真氏”(页835)。

(nabirgān)之名, 牒列如下:

长子贵由(Kuyāk)

其分地为“霍博之地”(darzamin-i qūmāq)

正按:《元史·太宗纪》“自霍博之地来会”^①;《圣武亲征录》:“太宗皇帝自虎八会于先太祖皇帝之太(大)宫”。“霍博”、“虎八”即此地之异译。《元史》卷一八〇《耶律希亮传》作“火字之地”。《集史》及 Juvayni 书通作 qubāq (=qubug, quboq)。

在□□□□^②(mankrāq)、叶密里(Amil)、□□□□(Yürsānr)之域。

正按:

窝阔台合罕虽以其孙失列门(Širāmūn)为“皇嗣”(vali'i'ahd), 然及合罕殂, 脱列哥那可敦与窝阔台合罕之子孙, 不遵其遗命(khilāf-i farmān-i ū kurdanad)。贵由汗终身(maddatu'l-'umr)患骨节不遂之疾(bi-amrāz-i muzmina mubtalā būd), 而众拥戴之即合罕位。详见下文其本纪中。有子三人如下列:

(1)忽察“斡兀立”(Khvājeh ugūl^③)。母斡兀立(“名从世系表。宪宗纪元年作火者”)海迷失(ugūlqaimiš)可敦,(……)部人。其子孙无闻焉。

正按:《元史·宗室世系表》忽察大王位下有(1)亦儿监藏王,(2)完者也不干王。

(2)脑忽(Naḥū) 亦斡兀立海迷失可敦所生。子察八惕(Čabāt)。其后八剌合(Barāq)来至伊兰(Īrān)之地与阿八哈

①《元史》卷二《太宗本纪》为:“太祖崩,自霍博之地来会丧”,页35。

②原稿空白未译,以下均同。

③“斡兀立”(ugūl),邵文他处作 uq-l。

(Abāqā)汗争战,察八惕以己军千人随之。未战一怒而退兵。行至不花刺(Bukharā)八刺合子别帖木儿(Bak-timūr)列军蹶拿欲袭执之。仅以九骑逃免。经沙滨(čul 蒙语,旧译“川”)至海都(qāidū)处,以此惊悸成疾,遂死。

· 正按:čul,《秘史》译川勒地面,《学报》^①十四卷,第1期3.94注。

(3)禾忽(Hūqū) …妃子所出。闻其有一孙(pisar zadeh)名秃曲灭(Tukumeh),

正按:《元史·宗室世系表》仅录其另一子南平王秃鲁。武宗纪(《元史》卷二二):“驻冬按台(Altai)山,降王秃曲灭复叛,与战败之。北边悉平^②”。当即此人。《月赤察儿传》作“秃若灭”;《床兀儿传》作“秃麦”;《玉哇失传》作“秃若马”^③。

方今与海都子察八儿争战(tumajāmiši mi-kunad),

· 正按:《元史·宗室世系表》,察八儿于延祐元年封汝宁王。不听其命,云当来归我。其父名秃曲灭(参阅贵由汗纪)。此三子之事迹与情状,将于察合台汗纪及阿八哈汗纪中分述之。

第二子阔端(Kūtān)

(蒙哥?)合罕(Mūnggā-gāān)以唐兀(Tanggūt)之境为其分地(yūrt),且遣军送之。有三子如下:

蒙哥都(Mūngātū,两写本微讹作 Mūngātmū,刊本竟作 mūngātimūr,即宪宗八年之莫哥都,谬,名见《宗室世系表》)。母

^①邵先生释文所说《学报》间作“本刊”均指载有由不同编者汇集的《集史》(The Ta'rikh-i-Guzida or “Select History”)所编成的《吉伯纪念系列丛书》(E.J.W.Gibb Memorial, series),出版于荷兰 Leyden 及英国伦敦。以下不赘述。

^②武宗本纪,追记武宗即位前于成宗大德十年冬奉帝命追讨事。

^③《床兀儿传》(附于《土土哈传》之内),《玉哇失传》分见《元史》卷一二八,页953—954,卷一三二,页975—976。

……〔原阙〕。

曲列鲁 (Kulār, 写本或作 Kuyār, 刊本从之, 非是) ……〔原阙〕所生。子一人, 名也速不花 (yāsū-būqā)。

正按:《宗室世系表》, 阔端长子“灭里吉歹 (märkitāi) 大王”, 子也速不花; 第二子“蒙哥都大王”, 子亦怜真; 第三子“只必帖木儿 (当即下文之 Čingtimūr) 王”, 第四子“帖必烈大王”, 第五子“曲列鲁大王”, 子“汾阳王别帖木儿” (《元史·诸王表》, “汾阳王延祐七年封”, 与此不合)。

成帖木儿 (Čingtimūr, 必是只必帖木儿之讹。亦即《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之执毕帖木儿) (……原阙) 所生。子数人, 名皆不详。

其后窝阔台合罕及贵由合罕之后王谋抗蒙古合罕, 阔端之后王独早附蒙哥合罕 (pišineh dūst u havādār-i ū būdand) 故诸王得罪戾, 兵悉夺, 分散他属, 而阔端之后王无罪, 其所属之兵仍归之, 后且以唐兀为其分地。忽必烈合罕 (qūbilāi-qān) 及其子铁木耳合罕 (Timūr-qān) 仍留此地 (bi-guzāšand) 界阔端之子孙 (ūrūg)。

正按:《元史》卷①四一下《百官志》, “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条: “至正三年 (1343) 七月中书省奏: 阔端阿哈所分地方, 接连西番, 自脱脱木儿既没之后, 无人承嗣。达达人口头匹, 时被西番劫夺杀伤, 深为未便。遂定置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治之”。

阔端之后王则仍忠顺于合罕如故, 听从其命。赖合罕之庇护, 其情况遂臻隆盛。

第三子阔台 (Kučū)

此子极聪慧可爱〔蒙哥〕合罕心中常欲以为“皇嗣” (vali’i ahd), 然先合罕卒。

①《元史》卷九十二, 志第四十一下, 页 724。

正按：“合罕”，指窝阔台，“蒙哥”系钞胥沿上文误加。

有三子如下。长子失烈门(*širāmūn*)，母(……)可敦，(……)部人。

正按：《元史·宗室世系表》，失烈门子索罗赤，巴黎本贵胄世系(*muazz al-ansāb*)作 *Būlarči*。所云可敦名见刊本 304, *qādāqaj* (?)。

第二子(……原阙)母(……)可敦，(……)部人。

正按：刊本以索罗赤补，大谬。

第三子小薛(?) (*Sūseh*) 与合丹孙同名……。

正按：参阅刊本 514。

阔出卒后，(蒙哥)合罕钟爱(*‘azīm-‘iazizdāšt*)其长子失烈门，

正按：谓合罕为蒙哥，误同上。

以其极聪慧，且素爱其父也。育之于己之诸斡耳朵(*urdū-hā*)中，言以为“皇嗣”，为“承家者”(*vali’i ‘ahd u qāim-maqām*)。其后谋抗蒙哥合罕获罪。再后蒙哥合罕遣弟忽必烈合罕(*Qūbilāi-Qāan*)前赴汉地(*Khitāi*)奏言：素爱失烈门，请兄付之，携与俱行。及蒙哥合罕躬征南家思(*Nangiyās* 南宋)，与忽必烈合罕同疑忌失烈门乃投诸水溺毙之。

正按：蒙古杀亲贵，例不出血，故投水溺毙。

第四子哈刺察儿(*qarāčār*)

闻此哈刺察儿有子名脱脱(*Tūtāq*)其分地在(……原阙)。

正按：脱脱名见《元史·宗室世系表》，刊本误读 *Nūtāq*。参阅本刊第十四卷，第一期，页 110, *Tūtāq* ①。

第五子合失(*Qāši*)

其生时成吉思汗适攻略(*musakhkhar kurdānideh*)河西之地

①原稿如此。

(*vālayat-i qāši*) 即今言唐兀 (*Tangqūt*) 者, 故以合失名之。嗜酒纵饮, 卒以饮酒过多, 享年不永, 先其父卒。父闻其死, 遂禁 (*qūriq kardand*) 人再言河西, 故称其地名为唐兀。有一子名海都 (*qāidū*), 桑格 (?) (*Sangeh*) 可敦所出, (……) 部人。享高年, 去岁 (*pārsāl*) 尚健在。海都长成于成吉思汗之斡耳朵, 窝阔台合罕卒后, 顺从 (*mulāzim… būd*) 蒙哥合罕, 继顺从阿里不哥 (*Ariq-būgā*) 且力赞 (*muwāfaqat u sa 'y namūd*) 其登大位之事。及阿里不哥自归于忽必烈合罕, 听受其命 (*muti 'i amr-i ū šud*), 海都对忽必烈合罕心怀疑惧 (*mustaš 'ir būd*)。照札撒 (*yāsā =* 蒙语 *jasaq* 法令) 合罕之命无人可持异议, 持异议获罪而得邀赦宥 (*az yāsā tajāvuz kardeh*) 札撒向所未有。故遂叛 (*mukhālafat-hā Kurd*) 为敌 (*yaği šud*)。自其时直至今日, 以其叛乱 (*yağigari*) 之故, 蒙古大食 (*Tāzik*, 此字用法适等于元史所谓“回回”) 人死者无数, 繁盛之城皆被残破。

正按: 关于海都之叛, 可参阅本刊第十四卷第一期页 99,

113—5。

海都所有军队及其从属, 初 (*dar avval hāl*) 不甚众, 盖以前此窝阔台合罕之子孙 (*ūrūq*) 谋叛蒙哥合罕, 其军 (*lašgar-ha*) 悉被夺, 分散他属, 仅阔端 (*Kūtān*) 后王不在此例。惟其为人机智 (*'āqil*)、多才 (*kāfi*), 凡阴秘之事皆不动声色以就之。故能暗中以多方征集二三千人。其时忽必烈合罕适伐南土 (*Māčīn* 南宋) 留居漠地 (*dar khitāi muqīm šud*), 相去辽绝。海都遂行抗命 (*qāidū tamarrud namūd*)。〔合罕〕乃召之及其系诸人 (*ūrūq*) 赴忽里勒台 (*Qūriltāi*) 大会。迁延一年、二年, 至三年皆托词 (*bahāneh āvardand*) 不赴, 而渐渐自各地集兵。先与朮赤后王 (*ūrūq-i Jūči*)

正按: Blochet (附录, 页 14) 谓 *Jūči* 为 *čağatāi* 之讹, 非是。

通好, 待其援助并取土地数处 (*ba 'zī vālayat*), 忽必烈合罕知事

急，乃遣军备御之，使其子那木罕(Nūmūǵān)率诸王将帅以大军出行。中途(dar rāh)其伯叔之后王(ammzādīgān)潜谋叛乱，

正按：指昔里吉(蒙哥后王)等，见学报第十四卷第一期，

页 114。

执那木罕及其军之统帅(magaddim-i laškar)安童那颜(Hantūm noyān)，以那木罕送朮赤后王忙哥帖木儿

正按：忙哥帖木儿原作 Munggū-timūr，下文朮赤本纪则作 Munggā-timūr。译名见《元史·宗室世系表》及卷一一七朮赤传。

处，以安童那颜送海都处，详见下文《忽必烈合罕记》中。自彼时起迄今日世界为伊斯兰主(pādšāh-i islām)无疆国祚之灿烂光辉所被，

正按：此指合赞(Ġazān 王朝)。

海都不断与忽必烈合罕及阿八哈(Abāqa)汗系诸王为敌。且呼阿八哈汗及其后王为“失合勒答失”(Šiǵaldaš)，阿八哈系诸王亦以此呼海都。盖昔人相诟常用此名，其义为“使人互不得食”(bi-yakdigar tavi kardan)也。其屡屡(bi-karrāt)与忽必烈合罕与阿八哈合罕构兵之详，见下述。忽必烈合罕乃命察合允子木阿秃干(Mūātūgan)子也孙笃哇(Isūn-tūā)之子八剌合

正按：八剌合即宗室世系表之八剌，参阅本刊第十四卷第一期页 112 注。

往主察哈台之“兀鲁思”，

正按：兀鲁思 ūlūs，蒙语，原指“人民”，此时已有“国土”之新义。

并御海都。八剌合遂来与海都战，而海都获胜，终乃(‘āqibatu’l-amr)互议连好。二人遂同与合罕及阿八哈汗构兵，详见下述。回历七〇一年(1301—2)，海都与八剌合子都哇

正按：原作 Baidū，非是，当作 Dūā